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株洲往事

书画名家王愨山
在炎陵的巨制画作

马立明

9月23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辛丑年祭祀炎帝陵典礼在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陵寝圣地——炎陵县炎帝陵举行。来自省内外各界嘉宾2500余人参加祭祀典礼。

我由此想起23年前,陪书画名家王愨山去炎陵参加笔会,并亲眼见证王老在炎陵画下巨制画作的点点滴滴。那是1998年10月23日,当时,市人民政府为把“98中国株洲炎帝节”举办得更加丰富更加完美,特邀省里和市内一批书画家举办了一个“丹青歌颂盛世,翰墨颂炎陵”的主题笔会。我作为本次活动的采访记者和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书画家们参加了公祭炎帝和这场笔会。

那次笔会应邀省内的著名书画家有:王愨山、徐照海、王金奎、杨炳南、刘开云、柯桐枝、凌文虎、陈沛华,以及我市知名书画家何浩中、贺安成、刘国泉等。

那次活动,全体书画家们首先在株洲市内参加炎帝节开幕式,下午即奔炎陵县。晚上,大家在炎陵县城观看烟花、灯饰、龙狮表演。长长的游行队伍有鲜花队、采莲船队、花环队、腰鼓队等。人们高举“追念民族始祖,弘扬炎帝文化”等横幅,队伍按“中西部地区代表团”“炎陵县各界代表团”依次前行,场面极为热烈、壮观。22日上午,书画家们还赴炎帝陵参加了“公祭炎帝大典”。

大概是画家们的亲身的体验和对炎帝功德日月的感恩,在去桃源洞的路上,大家都议论和思考着各自的创作内容与构图。贺安成先生才思敏捷,对着坐在身边的王愨山先生说:您这次是不是要别开那些人们看熟了的花、鸟、虫、鱼,创作出一幅宏大的、气势磅礴的,反映炎陵县人民尊我始祖,爱我中华的鸿篇巨制来。王老听了,愨然一笑应道:要得,要得。当晚,贺安成先生不知疲倦地跑到王愨山老师的卧室,用钢笔勾勒出昨晚游行队伍的草图来供王老参考。对此,他们琢磨至深夜。

第二天,王老乘兴挥舞起那枝如椽之笔,他以安成先生的草稿为蓝本,然后笔走龙蛇,大刀阔斧地画起来。这时贺安成仍在旁边当参谋,王师母和工作人员一边抻纸,一边添墨挤色,并将画好的一张张摊放在地上。整整画了大半天,这张《炎帝万岁!炎黄子孙万岁!》的巨制终于出来了。这幅画,有9张4尺宣纸,计12.24米。我想,这恐怕是王愨山老师有生以来唯一的一张画。

巨制《炎帝万岁!炎黄子孙万岁!》是主标题,副题为“中国株洲炎帝节炎陵县公祭龙狮游行纪胜”,落款为“戊寅王愨山造稿于珠晖山庄”。

巨制上,王老画了两只脚踏竹马引路,两条巨龙腾挪其中,6只雄狮伴舞其间,两列人群有的持杏黄幡旗,有的举刀、斧、戈、戟,还有的抬着象征“五谷丰登”的稻、黍、稷、麦、豆和“六畜兴旺”的猪、牛、羊、马、鸡、狗,还有四季时蔬萝卜、白菜、冬瓜、南瓜等。游行队伍随着一只只的采莲船,向前慢慢地跃动。这幅巨画,硬是把炎陵县公祭炎帝而举行的龙狮游行壮观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其构思之精妙、气势之宏大、笔墨之老到、艺术之精湛,无不令人拍手叫绝。

遗憾的是,当年技术手段远不如今天发达,王老创作的这幅巨制画作也没能及时上传互联网,我当年拍摄的照片也早就不知去向,更不知何处找寻这幅难得的巨制画作。王老在画下这幅画作两年后仙逝,思想及此,亦只能付之一叹。

碑名:墨庄题字碑
材质:青石
规制:长192厘米,宽73厘米
年代:清
现状:存茶陵秩堂合户村中和堂内



中和堂牌楼外景

嵌于中和堂内的“墨庄”题字碑正面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列宁中学工作。列宁中学是茶陵县秩堂乡(现在改称秩堂镇)乡办中学。在列宁中学,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墨庄题字碑;这是合户陈氏家族世代珍藏的石碑,碑上的“墨庄”题字是岳飞的手迹……

跋文中的岳飞茶陵往事

中和堂是一座祠堂,正门上的白底黑字匾额上有四个正楷大字:“延祺祖祠”。穿过一座五开间砖质牌楼,走进中和堂,庙堂正中位置有一方石碑,这便是乡人口中常提起的墨庄题字碑。

这是一方青石质地石碑,碑身约为192cm×73cm大小,正面篆刻的“墨庄”二字为竖排阴刻行楷繁体字,字约40厘米见方,字体清晰完整。题字两边并有行书题款“绍兴丙辰良月”“征西将军岳飞书”字,右边题款下面还刻有楷书名号章“岳岳飞印”和篆书名号章“岳岳”。碑文底部附有跋文,跋文略有破损,结合古汉语行文习惯及相关文献资料,补全如下(注:括号内为补全字眼):

北宋有刘几颜,其书室写有“墨庄”二字。(厥)后,忠穆王讨杨么,道经茶陵茶乡陈姓处,闻书声琅(琅),心似久之。至新(邑),驸马刘景晖偕帅三日。盖景晖与几(同)支也,忠穆王亲书“墨庄”二字题。陈、刘二姓子孙勒诸家庙坊额,流传世代,愚之室(内)叙,且人争宝重。武穆之勤王忠也,倘帅者义也,以诗书世其业者又忠义所感发也。陈、刘二姓世守墨迹,印刷遍行,忠与义之(不)可磨灭也,如斯夫。

文苑殿吏部尚书(朱献通)

“墨庄”词典出宋初名臣刘式,宋·叶廷珪《海录碎事·文学·收书》条记:“刘式死,其妻聚书千卷,指示诸子曰:‘此汝父尝谓此为墨庄,今始汝辈,为学植之具。’”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大儒朱熹的《墨庄记》中,“(刘式)既歿,而家无余资,独有图书数千卷,夫人陈氏指以语诸子曰:‘此汝父所谓墨庄也。’”后来,人们使用“墨庄”来雅称藏书之所,“墨庄”之典也喻指喜好读书、勤于读书而富有藏书的读书人家。

跋文作者朱献,江西高安人,生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卒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为康熙、雍正两朝重臣,著名经学家,一度担任过雍正的师傅。从跋文的叙述来看,岳飞既给合户陈氏家族题赠了“墨庄”题字,又给江西永新县人刘景晖题赠了“墨庄”题字,题赠时间是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讨杨么事在绍兴五年——但是,合户中和堂墨庄题字碑上的题款却显示题赠时间是“绍兴丙辰良月”,即绍兴六年(1136年)。跋文、碑文描述的“墨庄”题字题写时间彼此不一,这也给后世读者留下了一个疑团。

民间传说与文献记录

在列宁中学工作期间,我不止一次去民间访问,向著老了解这方题字碑的由来。在合户陈氏家族者的叙述中,相关故事是这样的:

岳飞奉旨追剿曹成,率领部队由赣入湘,于夜暮时分到达合户,部队夜宿合户,再于寅夜时分拔营起行。当时,当地有一个私塾先生主动给部队当向导。也有著老叙述说,当天晚上,岳飞在巡营时遇到了一个私塾先生。私塾先生在营帐中与岳飞交谈时获悉岳飞的身份后,顿生仰慕之情,主动要求给岳家军带路。岳飞以“墨庄”题字相赠,以此感谢私塾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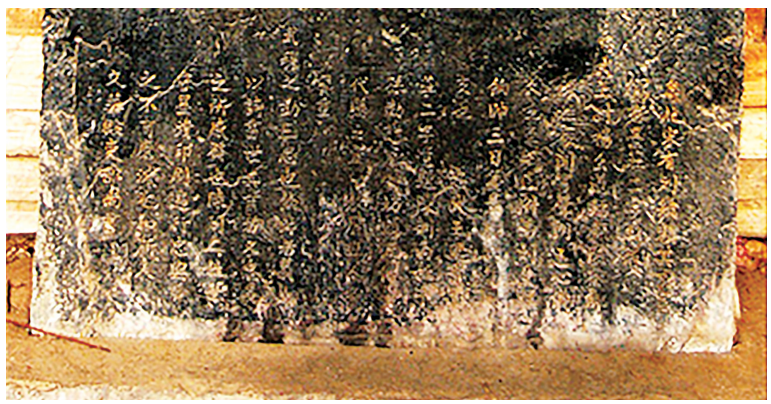
而在田湖胡家坊,故事的版本则是另一番模样:岳飞率领部队途经秩堂时,他的辎重部队遭到了一支活跃在江西永新石楼、梅花一带的土匪部队的偷袭。岳飞决定剿平这伙强盗,于是,在今秩堂彭家祠附近一个叫“铁营盘”(或天营盘)的山头安营扎寨。这场剿匪之战的主战场在胡家坊与梅花交界的山区,岳飞的前沿指挥所设在一个叫更鼓寨的山头。秩堂民间传说,在这场剿匪之战中,岳飞与秩堂彭氏家族一个叫彭可安的人往来密切。当岳飞凯旋归国的时候,彭可安却与世长辞了。为此,岳飞作七绝一首以哀悼,《叙伦堂彭氏

三修族谱》载录了这首七绝,诗前有小序,曰:“前,(岳飞)帅师讨(州)贼曹成,道经秩堂。彭公可安稿军三日,返旆时公已逝矣。正值归堂,不胜感悼,题此以赠。”诗云:曾历南疆履驻旌,万人扶掖助哀声。可安若不与情恰,归堂焉能得此荣?”

从诗序来看,这首诗是岳飞在平定曹成之乱后重经秩堂时所写,时间约在绍兴三年(1133年)。翻阅《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岳飞本传,其中有绍兴三年(1133年),岳飞奉命“捕虔贼”的记载。同样是在岳飞本传中,还有绍兴二年(1132年)岳飞奉旨追剿曹成而途经茶陵的记载:“(绍兴)二年(1132年),贼曹成拥众十余万,由江西历湖湘,据道、贺二州。命飞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成闻飞将至,惊曰:‘岳家军来矣。’即分道而逃。飞至茶陵,奉招招之,成不从……”

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第二十四卷《杂志》中还有一条颇有神活色彩的记载,叙述了岳飞途经茶陵时的一个故事:“岳忠武督师过茶乡之秩塘(即现在的‘秩堂’),向有冬青树,大数尺,横生梗道,过者难之。忠武师至之夕,树忽植立。”这与岳飞本传的记载,还有合户民间传说彼此呼应,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更多的疑团



清朝名臣朱献题“墨庄”题字碑跋文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合户墨庄题字碑上的“墨庄”题字到底是哪一年题写的呢?这是一个待解的谜团。

细读合户墨庄题字碑,你会发现与这方石碑有关的谜团还不止于此。几年前,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茶陵合户墨庄题字碑并没有纳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也没有收录到省、市、县编纂的方志文献中。光绪版《湖南通志》与王先谦的《湖南掌故备考》辑录留存于湖南境内的历代金石碑刻,其中并没有收录合户墨庄题字碑;明、清两代的《茶陵州志》著录茶陵历代掌故,其中也没有收录合户墨庄题字碑。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也是合户墨庄题字碑给我们留下的又一个难解的谜团。



株洲风物

醴陵何幸有淅江

黄菲

淅江,是一条河的名字。

一位诗人说,河流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傍水而筑,逐水而居,以水而城,因水兴邦,是华夏文明延绵不绝的简朴自然之理。

醴陵是幸运的,因为有淅江。

水之枢纽

淅江,发源于江西杨岐山千拉岭南麓,穿越崇山峻岭,穿越田园和城郭,一路滔滔进入湘东,在醴陵市淅口镇汇入湘江,与发源于湘赣边界的浏阳河、洣水、耒水,合称湘东“小四水”。淅江连接着江西萍乡、湘东醴陵的城镇和村庄,沿岸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淅江流域山清水秀,阡陌纵横,田园青翠,风物宜人,一派江南风光。

淅江中有一洲,名曰状元洲,宛如一艘绿舟停泊在江中。洲长约500米,宽约100米。状元洲景色甚美,明唐寅有诗赞曰:“汀草烟含宫锦绿,岸花光映杏园红。”如今,状元洲为公园,花木葱茏,绿树成荫。状元洲曾建有醴陵市图书馆,但2019年已搬迁,如今洲上最醒目的建筑是状元阁,雕梁画栋,雍容典雅。

城镇因水而兴。古代,淅江是湘东赣西地区的重要交通线,沿途的古渡口码头、商埠集市非常多。往来商贾如云,龙窑火光冲天,码头千帆竞放,淅江两岸一度成为醴陵最活跃的经济带。

公元904年,晚唐著名诗人韩偓来到了醴陵,一下子就被山明水秀的醴陵深深吸引了。韩偓在一年多的忧伤避世中,留下了12首优美诗篇。他的《避地》有“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等句,笔调胸怀连接屈原,深深影响着后世的文人。北宋末年,长江流域的文化益发兴盛。至南宋,更多文人与醴陵结缘。范成大到桂林去当知府,经过醴陵,看到“淅水桥边县,门前柳已黄”,感叹“湘东二月春才到,恰有山樱一树花”。刘克庄过醴陵时发现“市上俚音多楚语,桥边碧色是湘流”,写下了“目断魂魂起暮愁”——中国是诗的国度,有河流处便有诗情,淅江更是如此。

人文渊薮

淅江,也是一个书院的名字。书院是一座城市的幸福。有书院的城市,文脉悠长,文气浓郁,气质温厚,思想开明,是书香之城、斯文之城、开化之城。醴陵是幸福的,因为,醴陵有淅江书院。

淅江漫过流星潭,流过状元洲,穿过淅江桥,在西山脚下回旋观望——西山碧树之中,便是淅江书院。这座三面环水、面向淅水、占地近7000平方米的书院,讲堂、内厅、斋堂和考棚都是清代风格。这是清道光九年(1829年)在原西山书院的基础上重修的建筑。大门前一泓清澈甘甜的洗心泉,一株树围过5米、高17米,绿盖面积近千平方米的千年古樟。

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朱张会讲”,第一站其实是醴陵。那一年,朱熹37岁,张栻34岁,都处于生命的盛年期。就在青山山的县学宫(淅江书院前身),两位哲人以辩诤的方式,把学术思考自由地呈现在“肃衣冠而至”的淅江学子前。

1167年,吕祖谦来到醴陵,创立了东莱书院。吕祖谦也曾应淅江书院之邀前去讲学,悉心教导淅江两岸的学子。张栻时常造访吕祖谦。讲学论道之余,二人常在淅江河畔信步而行。

乾隆年间,醴陵开始重建淅江书院。道光十七年(1837年),左宗棠来到淅江书院出任山长,为这块“名教乐地”注入了新的活力。书院清风朗朗,生机勃勃。左宗棠以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趋向统驭着古老的淅江书院,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学风,深深影响着醴陵学子,在醴陵造就了百里同心、万民兴教的民气民风,形成了开放务实、经世致用的教风学风。

翻开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看到,从淅江两岸走出的宁调元、程潜、李立三、左权、蔡中熙、陈明仁、汤飞凡、黎澍等众多醴陵人,他们以“持之不疑、行之不悔”的湖湘精神行走大地,留名史册。

墨庄题字碑,岳飞茶陵遗迹里的未解之谜

段立新